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八尊 緋衣羅漢

尊者名鶴勒那，姓婆羅門，年七歲不俟，出家為僧，受得道比丘點化，即能超悟佛旨。天性幼成，凡見鄉間顛建無靠，即喜賙恤濟，惡不才，即喜化導。嘗遊行聚落，見民間所崇奉淫祠，輒入廟中，指其神叱之曰：「汝妖神為誰？敢在此妄興禍福，幻惑欺民，未見汝有何惠澤及民，惟見民四時殫膏祀汝。災不能御，患不能捍，則將焉用汝神哉！汝所以得依依於此者，恃有廟宇為棲止也，吾將□其居，火其書，毀其遺像，俾汝禍福不得。民間所有，上得輸國課，中得養父母，下得育妻子也。」手一揮指，鬼神護之，風雨飄搖，廟宇即為傾圮，昔年作崇之神，有若遠遺，寂無動靜。鄉人見其力量如此，大驚訝曰：「幼小孩童，不惟明能濟民，且幽能神。非人間聖子，何以其行卓犖如是。有詩為證： 天性融通佛旨宗，濟人無靠化人凶。

淫祠叱去須臾事，聖子聲名溢裡中。

尊者離了父母之邦，逕至中印度國行化。聞中印度國王崇信佛道，凡有行化僧人輒隆禮待之，尊者亦往謁之。國王待為上賓，送至公館居住，俾左右大臣、卿士大夫、齒德耆民各就公館聽其講說。且曰：「佛喜人為善，若屬聽之，即不能人人為佛，第慈悲宅心，終兌錯履之咎，是亦佛光之所照也。」中一臣進曰：「率民宗佛，本是不經，但主上欲吾輩去邪從正，矯在歸中，法雖非良，意則甚美。上既示鵠的令人宗佛，臣等安得違之，從之則順而有福，矯之則逆而有禍，非此之謂乎？」尊者曰：「此儒生確論，且坐，聽吾說偈：

諸佛能緣用，眾生且易知。

聖凡相間處，來去一毫釐。」

尊者在中印度與國人講經設法，手提面命，意甚剴切。一日有兩緋衣童子不通姓名，直入館中參見尊者，求其講說經義。尊者明知是日月天子從眾信中，特為講經曰：

罔象先天地，玄泉出杳冥。本剛非鍛鍊，元瑩匪澄淨。

鑒照崆峒寂，晨昏法界明。產光沉不滅，吐魄墜還生。

尊者講畢，二緋衣童子不問難更端，即躍身而去，眾信未及問其姓名。

門外報國王臨筵聽講，眾人接得，國王入館，與尊者敘禮畢。國王曰：「朕聞有道禪師講經降猛虎，說法墜天花，寡人不敢自異，齋戒沐浴，叨陪經筵，求為國中之人講談如來宗旨。」尊者曰：「賢王不為一家，專為一國，所志不亦善乎？第入道之門，須除事理二障，除障之訣，須用止觀二法。非大觀法，安能除得理障，非大止法，安能除得事障。」國王曰：「事理二障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敢問照忘二字與義何如？」尊者曰：「心無不存之謂照，欲無不泯之謂忘，忘與照一而二、二而一。當忘之時，其心湛然未嘗不照，當照之時，纖欲不留未嘗不忘。照忘二字之義，汝屬當心味之。」又吟數語曰：

瘦竹長鬆滴翠香，流風疏月度微涼。

不知誰住原西寺，每日鐘聲送夕陽。

尊者吟聲方罷，忽見二緋衣童子前來禮謝尊者。國王問曰：「二緋衣郎為誰？」尊者答曰：「此日月天子也。適來見我求解經義，我從眾人中揭其旨歸，為彼講說，今特來相謝耳。」國王驚異，正欲請緋衣郎上堂相見，二緋衣郎忽然不見，惟留下異香馥馥襲人。國王遂欣然謂眾人曰：「日月天子，懸像禪明漢表，在天謂之雙眼，在人謂之雙曜，尚且向禪師求講佛法，恐晝夜運行或有遺明。況吾人生於照臨之下，億萬人不值彼之末光，住百世不值彼之一瞬，何可不明佛道。」君言一出，群下效尤，遍國中共宗佛氏之教者，無貴賤長幼一也。有詩為證：

緋衣天子講如來，講畢如來去復回。

馥馥異香留得住，國王驚歎事奇哉。

中印度師子比丘粗知佛法，亦在無妄寺坐禪習定，質極聰慧，凡諸書雜記，過目背誦如流，亦有意宗禪，第未得高人印正。至是，聞尊者遠來行比，聲名籍籍，遂離本山，敬趨尊者行館，求為講解印正。一謁見尊者，便啟口問曰：「我欲求道，當用何心？」尊者曰：「佛法以無為宗。子欲求道，當無所用心。」師子比丘曰：「佛從心作，既無用心，誰作佛事？」尊者指點之曰：「汝若有用，即非汝心，汝若無作，即是佛事。」師子聞尊者言，扞格俱化，如紅爐點雪，即時融化。發歎曰：「登山不到頂，不知宇宙之寬。入海不到底，不知滄海之深。」且吟詩曰：

枯木岩前差路多，行人至此盡蹉跎。

鷺鳥立雪非同色，明月蘆花不似他。

又曰：

須彌山一擱擱倒，四大海一趨趨翻。

佛祖終留不住，何須弄笛江灣。

尊者與師子相處數年，及門之士惟此子足以繼志行道，遂授以偈云：

認得心性時，可說不思議。